

百赋深情  
系列  
006

台中同一男一女，男的英俊帅气，女的妩媚如仙，抱在一起跳的这个舞，更吸引起他们巨大的兴趣，两人还同声叫道：「想学这舞蹈的，尽管来学！」



# 绝世风华

JUESHI  
FENGHUA  
中  
雪山小小鹿  
【著】

她是人见人骂的王府弃妃  
他是年轻有为的帝国王子

他为了救他爱的侧妃  
命她奉出心头之血

她换得自由，活得风生水起

他回心转意，她却一脚踢开



# 绝世风华

JUESHI  
FENGCHUA

中

雪山小小鹿 [著]



JUE SHI FENG HUA

## 第十五章 开业大吉

不一会儿，南霁尘敲门进来了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补药，坐到了她床头：“起来喝药了。”

苏瑾璃斜睨了他一眼，一个翻身，对着墙壁，将后背对向他。

“不想喝药。”苏瑾璃闷声闷气地说道，“死了算了。”

南霁尘扑哧笑出声，这小祖宗又不知在愠哪门子气，他轻轻将药碗放在小几上，一个伸臂，将苏瑾璃抱起来，半卧在床上，凝视着她的双眼：“你在瞎说什么？来，我喂你喝。”

南霁尘轻轻舀了一勺药，递到她嘴边，苏瑾璃直直地望着他。

苏瑾璃从他手里接过了药碗，自顾自地喝了起来，不理睬南霁尘疑惑的眼神，喝完后，随手从袖子里抽出一块绢帕去擦嘴。

很巧，抽出来的就是上官绮那块帕子。

南霁尘忽然浑身一颤，抓住她的帕角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这个手帕是我捡来的。”苏瑾璃悠悠道，“怎么，这是你的？”

南霁尘已然明白，从苏瑾璃手里夺过帕子，抽出匕首，刷刷刷将一条美丽柔软的帕子割成几条细丝，捏成一团，扔到一旁的簸箕内。

接着，南霁尘回过身，脱掉了靴子，跟苏瑾璃挤到了一张床上，紧紧地挨着她。

“小琉璃，你在吃我的醋。”他的声音反而有些欣喜。

“谁吃你的醋？”苏瑾璃脸上有点发热，往床外挪了挪，“你还不下去？我要睡觉了。”看他剪掉帕子的动作，她心里自然是高兴的。

他抬起她的下巴，氤氲的烛火下，一双桃花眼里满是如水柔情：“那手帕，是上官绮硬要塞给我的，我准备回来就扔掉，可是心里想着你，回来就到你这儿了。”

上官绮？苏瑾璃心思一动：“不要告诉我那茶花也是上官绮送给你，你再转送给我的。”

“那是我买的。”南霁尘轻轻一勾嘴角，灯火辉映下，笑得十分好看，抱着苏瑾璃，两人滑进了被窝。

“睡觉！”南霁尘似是命令一般，单手在被外一挥，烛火应声熄灭，房里转为黑暗。

“你在我这儿睡干吗？”短暂的沉寂后，苏瑾璃开口了，“快回房！”

“不要！”南霁尘紧紧地揽住她，“我进来的时候没人看见，你要再这么吵下去，隔壁长公主可就要听见了。”

苏瑾璃果然噤了声，放低了声音：“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”说着翻过身，又给了他一个背影。

南霁尘心跳很快，薄唇上偷偷绽出一抹笑意，挪过去从后至前，环住她细软的腰肢，结实的胸膛贴住她柔韧的后背，将头埋进她的颈窝内，呼吸着她身上干净而又自然的体香，感觉十分安心。

第二天，苏瑾璃从朦胧的梦境中醒过来，睁开眼，发现她独自一个人躺在宽大的床上。南霁尘正坐在小几旁，优雅地喝着茶。

“大懒虫，还不起来去火锅城？”南霁尘说着就走了过来，将苏瑾璃打横抱起来，拿着挂在架子上的大衣给她裹上。

洗漱完，她很快就坐在桌边喝粥吃早饭。

南霁尘看着她快要吃完了，才起身道：“我去牵马，长公主已经跟清风先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叫我？”苏瑾璃拿着一个金银馒头往嘴里塞。

“让你多休息一下啊！”南霁尘温柔地给她碗里夹了好几筷子菜，这才出门去牵马。

苏瑾璃出门时，外面太阳很强烈，与屋子里的阴暗一比，整个人暖和不少。

南霁尘一身雪白的衣衫，与雪神站在一起，格外显眼。

“来，我们走了。”南霁尘翻身上马，向她探过手。

苏瑾璃打量了一眼他：“算了，我还是走过去吧。”

南霁尘从马上翻了下来，走过来，握住她的手：“生我的气了？我昨天晚上……”

“不是！”苏瑾璃听他就要把昨晚的事说出来，赶紧往四周看了看，幸亏没人，“有人警告过我，不许动这匹马，要是动了这匹马，就要马踢我，我哪敢呢？”苏瑾璃讥讽道。

“谁？”南霁尘柳眉一拧，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转瞬，他恍然大悟，“小师妹？”

“她说这马是她的。”苏瑾璃说着便往院外走。

忽然身子一轻，她整个人被南霁尘拦腰抱了起来，紧接着两人飞上了马背。

南霁尘将她按在马背上，坐在他前头，咬住她的耳垂，低声道：“这马是你的。”

“谁听你乱说！”苏瑾璃红着脸道。

南霁尘嘴角的笑容扩大：“我说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小师妹，以后许不许她骑这马，由你说了算。”南霁尘轻轻一夹马肚，马儿从后堂里穿了进去，一路往东城而去。

很快到了火锅城，两人下马，进了店面。

苏瑾璃打量着四周，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：“还不错呢。”

最中间两排是自助火锅台架，两边是四人台面和两人台面，都是用光滑的大理石砌成的，一楼在角落里有个单独的厨房。

两人上了二楼，二楼是包厢模式，有两人包厢、四人包厢，也有八人大圆桌的那种，这一层，也没看到修落雁与清风，想必在三楼舞厅里。

沿着楼梯上去，果然，南耀、修落雁、清风，采儿、万十三等人都在上面。

苏瑾璃看着三楼，四周半空中挂满了小圆灯，里面点的是烛火，但圆灯外面，用红、黄、青、蓝、紫各色染了颜料的布蒙了起来，可以想象，若是将所有的烛火点亮，这绝对可以呈现出霓虹灯的效果了，不过貌似麻烦了点。

修落雁眉眼含笑，上前道：“你瞧，这中间铺的圆形的红色地毯，是跳舞区，两边的座位，是客人坐的，上面一排音乐器械，是唱歌处，可惜没有话筒。”

“嗯。”苏瑾璃看着每个区域都划分得十分清楚，问道，“酒水提供区呢？”

“有。”修落雁答得十分爽朗，“在四楼，这里放不下，四楼专营酒水、零食，还有专门提供夜宵的地方，到时候，请个厨子，做些小炒之类的，生意一定红火。”

“璃璃，这里都会按你们的意思来办。”南霭尘笑着道，“我也很好奇这里生意开起来后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。”

南耀道：“小璃璃，刚才我们跟长公主讨论了，三天后是良辰吉日，不如选定三天后开业？”

苏瑾璃点点头：“可以，那些优惠券都发下去了吗？”

“已经派人在发了。”

“那就三天后开业吧。”苏瑾璃微笑看着南霭尘。

三天后。

几人都起了个大早，赶到了火锅城，天空万里无云，一片晴朗，预示着今天会是个好天气。火锅城张灯结彩，放了几串鞭炮烟火，南霭尘还特地请了舞狮子的队伍在京城主道上舞了一圈，直舞到火锅城门口。

一会儿工夫，店里店外便挤满了修月国的百姓。

苏瑾璃听到几人的谈话声，勾唇一笑：“南霭尘，你准备的锣呢？我来敲一敲！”

苏瑾璃一敲锣，店里果然安静下来，众人都找着座位，看向她。

苏瑾璃清了清嗓，说道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！欢迎来到辣妹子火锅城，大家在这里用餐，所有的生食都在中间这架子上取，不管取多少，每个人都是80分银子，80分银子任你吃饱！手里有优惠券的，可以抵40分银子，用完后到柜台统一付钱。”

火锅城里请来的下人，包括清风、采儿、万十三等人开始张罗着给每个座位加锅底，并且告知他们用餐的方法。

苏瑾璃看着店里热火朝天的模样，与修落雁相视一笑，今天人手都派出去了，她俩干脆站在柜台后收钱。

正当这时，店外走进来几个身影，却是韩王、修景弘、修景昌三人。

苏瑾璃看到修景弘，微微一蹙眉。

“这么热闹啊？”韩王勾起薄唇轻轻一笑，走到柜台边，幽暗的眸光放在了苏瑾璃身上。

“韩王，你也来用餐？”苏瑾璃笑着问。

修落雁抢道：“我昨天可特地叫人送了优惠券给我哥，他敢不来捧场！”

韩王并没回修落雁的话，从进来时，他的视线一直胶在苏瑾璃身上：“身体好些了吗？”前段时间，他想过去看望她，只是南霭尘那关，他没过得去，南霭尘以璃璃静养之名，隔绝了一切来找她的人。

“好多了，谢谢关心。”苏瑾璃微勾红唇，冲他一笑，“给你全免，快去尝尝火锅味道如何。”

“全免？”韩王挑了挑眉头，望着座上满满的人头，笑道，“第一天开业，又是优惠券，又是全免，你岂不是亏了？”

“请你吃顿火锅，这个钱还是出得起的。”苏瑾璃笑答。

“苏瑾璃，给我跟三哥也全免吧？”说话的是修景昌，他粗着嗓音道，“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虽然被扫地出门了，但好歹做过三哥的王妃，三哥来你店里吃些东西，还用付钱吗？”一日夫妻百日恩？扫地出门？苏瑾璃的脸色瞬间冷了几分，一旁的修落雁脸色也极不好看：“昌儿，说话怎么这么无礼？！”

修景昌撇撇嘴，他仗着皇后的宠爱，并不卖修落雁面子：“姑姑，我说你姓修，不姓苏，怎的胳膊肘老往外拐？”

“昌儿！”韩王浓眉一皱，冷冷地看着修景昌。

修景昌对韩王可是有八分忌惮的，连忙止住口，不敢再说话。

苏瑾璃冷冷一笑，睨了眼一旁一直没开口的修景弘。

修景弘这段时间憔悴了不少，脸色蜡黄，眼眶深陷，他一双黑眸紧紧盯着苏瑾璃，嘴唇微颤，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修景弘直直地盯着苏瑾璃，她娇小的身子裹在火狐狸大毛皮衣内，脸色白里透红。她身上的这件火狐狸毛皮，他自是认得，宫里只有两件，十分贵重，定然是霭尘送的，南霭尘竟然对她这么用心？

修景弘心中极是吃味，他以为苏瑾璃被休后，相府肯定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，南霭尘，说不定玩玩就厌了。

到时候，她还不得求自己吗？

可是见到苏瑾璃现在的模样，他有点失去信心了。

苏瑾璃脸上并无一丝尴尬，反而落落大方：“八皇子，本来我瞧你们跟韩王一起来的，也想给你打个全免，只不过刚才你说了，姓修的跟姓苏的分得这么清，那么，照单全买吧！”

“还有，我跟三皇子早已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吃饭付钱，天经地义！如果你想赖账，我不管你是不是什么八皇子，照样讨不了便宜去！”苏瑾璃故意拿话来激他，她对修景昌的性格，也算了解一二了。

果然，修景昌抬高了声音道：“我今天吃饭就是不付钱了，本王倒要看看，谁吃了熊心豹子胆，敢打本王的主意！”

“你是不是把飘香楼的事情给忘了？”苏瑾璃小声提醒他。

修景昌一怔，没有作声。

韩王回头道：“走吧，我们上二楼吃，今天我请客。”

苏瑾璃不由得微微嘟起红唇，不满地瞪了韩王一眼，请啥客，她就想要这修景昌掏腰包。韩王正巧看着她，她这俏皮的一眼扫过来，他不禁心神荡漾，魂飞魄散，连忙转过头，负手走上楼梯。

修景弘、修景昌跟着韩王上了二楼。

半天过去了，生意非常不错，客人都是十分满意，一个个的直呼辣得过瘾。

“今天晚上四楼有演唱会，大家有时间就来捧个场啊！”苏瑾璃与修落雁在柜台前，对每一个结账的人重复着这句话。

一天过去了，留下掌柜的在此，苏瑾璃与修落雁回了翡翠楼，换上今晚要穿的衣服，为今晚修落雁举办的个人演唱会与舞会，她们特地定做了两套奇特衣饰。

“啊……”翡翠楼后院发出一声尖叫。

清风捂着嘴，看着房里的两个女人。

苏瑾璃将头发绾成优雅又不失可爱的包子头，整洁地绾在脑后，黑色的打底内衫，外面是一件红色开司米质地的蝙蝠衫，两边都露着光洁圆润的肩肌，十分性感，一件修身的牛仔褲，实则是用类似牛仔的面料做成的，脚下蹬着一双高跟鞋。

修落雁亦是如此，牛仔褲配高跟鞋，上面是一件玫红色的长衫外套，敞开着，露出里面黑色蕾丝的打底衫，V形扩大的领口，胸口一大块白皙的肌肤裸露在外，头发则束着青春的马尾，极为明丽。

清风上上下下将两人看了个遍，才出声问：“天哪，你们怎么穿成这样，不冷吗？”

苏瑾璃勾唇一笑，她们还没有穿丝袜和短褲呢！

“南嚚尘呢？”苏瑾璃问。

“公子在火锅城，接待韩王他们。”清风回答道。

“嗯。”苏瑾璃道，“那我们现在坐马车过去吧。”

到了火锅城门口，三人下了马车，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，迅速上了楼。

“天哪，刚才我是不是看错了？”有吃火锅的食客问。

“没有看错，我也看到了两个……异族人？”

“不是吧，我看有一个好像是火锅城的老板呢！”

“快点吃，吃好我们去楼上舞厅瞧瞧！”

苏瑾璃与修落雁到了四楼时，天色已经很暗了。

挂在墙上五颜六色的小烛灯全部亮了，将中间一个方台映得极为绚彩亮堂。

修落雁兴奋得快要欢呼了，蹬着高跟鞋就往音乐台上冲。

修落雁一身奇装异服，大咧咧地出现在台前，台下的人都是一阵狂呼。

修落雁在台上试了试古琴的弦音之后，坐了下来，素手抚过琴弦，一阵悠扬动听的曲调慢慢在台中响起。

“这里是音乐舞蹈的天堂，所有喜爱音乐，想要放松心情的人都能在此尽情享受！”

修落雁抬高了嗓音道，“这里是公众场合，杜绝不雅行为。这里，只是普通百姓的娱乐歌

息场所！”

确实，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爱好音乐的平民百姓，舞厅不收钱，他们上来只需付些茶水费，便可以欣赏音乐舞蹈，岂不美哉？

苏瑾璃跷腿坐着，优哉游哉地坐着，听着音乐。

一道白色纤长的身影在外面东张西望，正是南霭尘。

他见修落雁来了，猜到苏瑾璃一定也在。

“小琉璃！”南霭尘看清了坐在暗处的那抹熟悉的身影，嗖一下扑过来：“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起来我瞧瞧！”

苏瑾璃笑着放下腿，站起身，在他面前旋了一圈。

南霭尘柳眉扬起，桃花眼里满是震惊！

苏瑾璃的头发松松地包在头上，再无其他装饰，衬得瓜子脸十分小巧，俏皮可爱，桃红的蝙蝠衣衫更显娇媚，最夸张的是肩膀上还露着两个洞。

“好看吗？”她笑问。

南霭尘黑眸里满是不悦：“穿成这样成何体统！”

“你说好不好看？”苏瑾璃赶紧转过话题。

“好看是好看。”南霭尘眉宇间全是醋意，“不过只准穿给我看！”

想到这一点，南霭尘脱下白色的外袍，给她披上：“穿上这个。”

苏瑾璃就知道他会是这样的态度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苏瑾璃站起身，理了理衣服，只得将南霭尘的袍子披在外：“好吧，那我们去跳舞。”

早些天，她就教过南霭尘三步的基本走法。

南霭尘还有些犹豫，苏瑾璃反手抓住他的衣袖，将他拉下了舞池。

“来，跳我那天教你走的男步。”苏瑾璃提醒他道。

南霭尘手轻轻搭在她的腰上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心中满是幸福，稀里糊涂地走了几个舞步。

旁边那些观众，空前的热闹与兴奋。

台中间一男一女，男的英俊帅气，女的妩媚如仙，抱在一起跳的这个舞，更是引起他们巨大的兴趣。

当下，清风与采儿两人也搭档着上前跳舞，舞步自然是前段时间修落雁与苏瑾璃教的。

两人还尖声叫道：“想学这舞蹈的，尽管来学了！男配男，女配女，随便配了！”

南霭尘面上一红，望着苏瑾璃：“我想带你回家。”

他不想让琉璃被这么多的人围着，他要把她带回去，藏在房里。

苏瑾璃的声音打碎了他的美梦：“你要是不跳，我找别人跳去。”

“跳跳跳。”南霭尘忙不迭地答道。

揽着她的腰，两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在台上翩翩起舞，不少观众也搭成对，在一旁练习，极是热闹。

万十三推着小车，车上摆满酒水、水果、瓜子、花生等一应食物，在座位间穿梭，一个



来回就卖空了。

顺利地跳完一曲，南霁尘拉着苏瑾璃快速下场，躲进黑暗的包厢内：“璃璃，可以回去了吗？”

苏瑾璃无语望天。

“好舞啊，好舞！”几声拍掌声越来越近，正是韩王的声音。

苏瑾璃笑着问：“韩王，你觉得我们这个火锅城和舞厅建得如何？”

看着眼前那抹娇美的身影，看着她的笑靥如花，韩王的眼里闪过一丝惊艳，然而，瞄了眼一旁黑着脸的南霁尘，韩王掩起了眼底的一丝失落：“可否教我跳这支舞？”

如果可以与她面对面，挨得那么近，灯光下只看到彼此，那一定是很浪漫的一件事。

韩王满脸期待，苏瑾璃刚欲回答，南霁尘接过来：“你要真想学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”

韩王略一沉吟，竟是爽快地同意了：“好！”

看着两个大男人滑入舞池，苏瑾璃掩嘴轻笑。

南霁尘口授舞步，韩王用心地学着，忽然，口中溢出一声叹息：“尘儿，你真有福气。”

南霁尘抬头，怪异地望了他一眼：“韩王殿下，这话我听不懂。”

韩王的眼睛，不由自主地望向舞池外站着的苏瑾璃，苦笑一笑，没有出声。

这些天，他竟是无日无夜不在思念那抹倩影……什么时候，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？

耳边，传来南霁尘冷冷的声音：“韩王殿下，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？”

韩王一惊，收回浮游的视线。

“别忘了你的长辈身份。”

南霁尘忽然低低说了一声，桃花目里，没有过多的表情。

这一句话，却惊到了韩王。

难道说，他对苏瑾璃的心思，连南霁尘都察觉到了？

他向来喜怒不形于色，做事极有分寸，却因为她，失去控制了吗？

他怎么可以忘了自己的身份？！

心里极为苦涩，但他还是下定决心，忘了这段孽情，忘了这属于他一个人的孽情。

苏瑾璃靠着柱子，含笑看着一队队的观众跳着华尔兹。

“苏瑾璃！”修景昌的声音传来。

苏瑾璃侧头看去，却看到修景弘颀长的身姿向自己走来，如大海般深邃的目光紧紧盯住自己。

“璃儿。”修景弘扯着沙哑的嗓音开了口。

望着眼前这个灵动的女人，桃红的衣衫衬得她整个人娇媚无比，外罩着一件男人的白色长衫，添了几分别样的美丽。

修景弘喉头一滞，心跳加快了几分。

“三皇子，谢谢你们来捧场，我不多陪了。”苏瑾璃说着，转身欲走。

“璃儿！”修景弘长臂一伸，抓住她的衣袂一角，苦笑道，“我只是想问问，你的伤，好了吗？”

话刚出口，修景弘便觉一阵紧张，那天的事情，是他心头的魔障！

“好多了，死不了。”苏瑾璃微勾红唇，嘲讽地一笑。

苏瑾璃旋即转身，朝台上的修落雁走去，自然地挣开了他抓着衣角的手。

修景弘心里一阵疼痛，看着她袅袅的背影远去，无限悔恨涌上心头。

如果此时，让他用自己的心头血去换她回来，他也心甘情愿。

只是，还有这种如果吗？

一直闹到午夜，几人才回到翡翠楼。

第二天早晨，苏瑾璃梳洗好后便去修落雁那里用早膳。

修落雁正在房里收拾东西：“后天就是上元节了，我要回宫里安排一些事。”

苏瑾璃怔了怔：“上元节，那不是过年吗？”

修落雁的手也停住了：“是啊，过年。”

苏瑾璃笑了笑：“没事，今年我陪你过，我们一起过年，绝对比你往年过得开心。”

“嗯。”修落雁点点头，“京都过上元节，皇兄会在御前广场开席，往年都有流水席，今年应该也不例外，上元节晚上，京城大街小巷可热闹呢！”

她送修落雁出门，回到后院时，迎面碰上了南耀。

“哎哟小璃璃，出事了！”南耀唉声叹气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要地说了一遍。

“有这等事？”苏瑾璃一挑柳眉，“备车，我去火锅城！”

南耀备车的同时，苏瑾璃已然唤了清风，两人一同上了马车，赶到火锅城。

刚进门，便瞧见一道瘦弱的身影站在柜台那里，一身紫色长袍背对着外面。

“苏老板。”掌柜的十分客气地唤了一声。

那人回过头来，菊花脸小眼睛，不是苏暮又是谁？

苏暮见她来了，抬袖抹抹眼，干号道：“女儿啊，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爹爹了啊！你被三皇子休了后，怎么都不回娘家呢？”

哟，这苏暮还真会演戏。

苏瑾璃撇撇唇，与清风相视一笑，继续看戏。

苏暮眨巴着眼睛，一粒金豆沿着苍老的面颊滑下来，拉住苏瑾璃的衣袖：“女儿啊，跟爹回去吧！被休不要紧，这名声还是要的！不能一个女孩子家在外抛头露面啊，百善孝为先，你还有我这个爹爹呢！”

他能演戏，她就不会吗？

苏瑾璃一抬袖子，高声哭了起来：“爹，女儿心里只有你啊！走，我们回家去！以后女儿一定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！”说到孝敬两字时，苏瑾璃眼里精光一闪，只怕她的孝敬，苏暮担当不起吧！

两人拉拉扯扯就到了火锅城外，苏瑾璃唰一下变了脸：“苏暮，你要什么把戏？”

苏暮老脸一板：“我说过，你别妄想逃脱老夫的巴掌！你生是相府的人，死是相府的鬼！现在跟我回相府！”

苏瑾璃冷冷地瞪着他：“如果我不回呢？”

苏暮小眼一眯：“那你的火锅城，就等着关门吧！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上元节之前必须回相府！”说完转身离去。

苏瑾璃冷冷地盯着他的背影，好，居然敢拿火锅城来要挟她！

“小姐，你回去吗？”清风急切地问。

苏瑾璃没有回答她，红唇轻勾：“这件事，先不要告诉南霁尘。”

三天后，上元节，修月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晚上，京都四处都会举办精彩纷呈的活动。

苏瑾璃溜出了院子，却见清风等翡翠楼内院的下人们都围在院外一个石桌上，正在扎大红的灯花。

她慢慢踱过去，地上还放着一堆红色的剪纸窗花，翻新的红灯笼，一眼望去，都是喜庆的红色，洋溢着新春之喜，很有过年的感觉。

清风翻开手里大红的纸灯花，含笑向苏瑾璃解释。

正说得开心，南霁尘大步从院子里走了出来，蓝袍带风，长身玉立：“璃璃，你在这里？”

“嗯。”苏瑾璃拾起桌上一枚灯花，对南霁尘道，“这个挺有趣的。”

南霁尘并没心思去看，直接说道：“荣贵妃宣你进宫。”

“荣贵妃？”苏瑾璃挑了挑斜眉，荣贵妃竟然知道她在南霁尘这儿，都宣到这里来了。

南霁尘扫了清风一眼：“快侍候璃璃更衣，你随她进宫。”

清风会意，扶苏瑾璃进院。进房后，清风寻了件淡碧色的水荷袄给苏瑾璃换上，梳了一个女儿家的流云髻。

宫里的轿子停在翡翠楼外。苏瑾璃检查好金钩爪、银针盒与匕首后，这才上了轿，一路往承乾宫而去。

到了承乾宫，有宫女领着苏瑾璃与清风二人到了后殿，正是苏瑾璃第一次见到荣贵妃的地方。

荣贵妃跪在一个蒲团上，手里执着一串佛珠，静心念着，上面是一尊观音菩萨的和善金像，苏瑾璃这次眼尖地发现，观音菩萨下方，蒙着一块黄布，前头香炉里插着三炷香，似乎是……灵位？

“姨娘。”清风留在门口，苏瑾璃轻移金莲，走了进去。

“璃儿来了？”荣贵妃睁开眼，依旧跪在蒲团上没起来。

“过几天就是你娘的忌日了，上元节后第七天，你娘就去了。”荣贵妃说这话时狠狠一颤，眼光直直地盯着那块黄布。

难道说，黄布下方掩着的，竟是她娘——荣华的灵位？

“你娘的坟墓在相府墓地，到那天，你代我去上炷香吧！”嫔妃不可私自出宫，这是铁律。

苏瑾璃嗯了一声。

“你现在住在外面？”荣贵妃侧过脸，用柔和的目光看着她。

“是。”苏瑾璃答道。

“搬回相府吧，一个女孩家，住外面对名声总是不好。”荣贵妃慢慢说道。

苏瑾璃心里咯噔一下，脱口道：“可是，我不想回相府。”

荣贵妃淡淡地道：“回相府，我再给你张罗一门亲事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”

“亲事？”苏瑾璃好笑地勾起唇，“姨娘，我的亲事，我想自己做主！”

荣贵妃望着她，怔了半晌，方道：“我允你。”

这实在是天大的一个喜讯，有了荣贵妃这话，就等于拿了张王牌。

“不过，”荣贵妃话锋一转，“你今天得搬回相府。”

“必须吗？”

“必须。”

“如果不搬，姨娘就不会允我任何事了？”苏瑾璃紧追不舍。

荣贵妃叹道：“璃儿，你连姨娘的话，也不听了么？”她的声音，饱含着悲凉。

苏瑾璃敛眉道：“璃儿不是这个意思，既如此，璃儿应了姨娘便是。”

“晚上进宫，我们今晚在御前广场过上元节。”荣贵妃又说道。

苏瑾璃点点头，出得承乾宫，她心中浮起一团疑问。

荣贵妃为何一提到要她回相府时，便眼光闪烁？而且，在那个后殿里，她还听到了另一道呼吸声，是宫女还是太监，但如果是宫女或者太监，也没必要躲躲藏藏啊。

她折身返回，飞到了离承乾宫不远的一棵大树上。

不一会儿，便见承乾宫匆匆走出一道紫色的人影，苏瑾璃的心霎时一凉，这个人，竟是苏暮！

不承想，荣贵妃要她回府，竟是应了苏暮的意思。

荣贵妃竟帮苏暮逼自己回府。

这究竟是荣贵妃为她好呢，还是荣贵妃早已与苏暮成了一丘之貉？

她一向认人颇准，却没有从荣贵妃的眼光口气里察觉到一丝杀气。

苏瑾璃一路想着，回了翡翠楼。

南霭尘早听到声响，迎了出来：“璃璃，这么快？我还以为荣贵妃要留你吃午饭呢！”

苏瑾璃打量着他，他今儿个换了一身崭新的蓝袍，袍角轻垂在地，腰间斜挂着一枚玉坠，体态颀长，显得格外丰神俊朗，让人不忍移开目光，她不禁笑道：“你省我一顿饭都是好的吗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南霭尘拉住她的衣袖，“我巴不得每顿饭都跟你在一起吃，你不在，我吃饭也不香。”

苏瑾璃想笑，可笑容到了红唇上渐生苦涩，心内更是苦意难表，几次欲开口说要搬走的事，却不舍说出来。

“璃璃，来，瞧瞧！”南霭尘牵着她的手，带她出院，拐进另外一个院子。

院子大而整洁，两边花圃里种着各色美丽的花草，一进去便能嗅到一丝淡雅的花香，这么冷的天，竟不知是什么花开放了，梅花吗？南霭尘指着中间几桌凉席，笑眯眯地道：“今

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过节，吃‘上元’饭，听戏班子唱戏，好不好？”

他眼底尽是愉悦的笑意，再没有哪年，像今年过上元节这般，令他打心底觉得愉快的了。

苏瑾璃双唇微颤，望着他，轻声道：“南霭尘，对不起，我、我要搬回相府了。”

南霭尘浑身一震，紧紧锁住她的眼：“过了节后？”

“不，现在。”苏瑾璃小心翼翼地说道。

她感觉到，牵着自己的那只大手猛然一颤，南霭尘脸上所有的笑意都不见了踪影，呆了好久，才慢慢回过神来，一双桃花目里，染上一层冰霜。

苏瑾璃忙摇晃他的手臂：“相府是我的娘家，回去也正常，我还会每天去火锅城的。”

南霭尘面色渐缓，微勾薄唇：“璃璃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永远在一起呢？”

苏瑾璃垂眸思索，红唇绽起一抹笑：“我等你，等你来娶我。”

南霭尘听到她的承诺后，眸中瞬间放光，握紧她的手：“真的？”他高兴得直叫好。一开年，他就会把所有的工作撂下，他要花费全部的心思给她一个最难忘的婚礼。

“嗯。”苏瑾璃点点头，嘴角轻扬。

南霭尘一把环住她的腰，将她揽进怀，试探地问：“那么今晚，你会陪我过节吗？”

苏瑾璃笑了笑：“我会陪你过节！不过你愿意等我吗？也许会很晚，也许，你们都吃过了。”

“会。”南霭尘得到她肯定的答案后，满目放光，坚定地答道。

他只要在这万人同庆的佳节，能与璃璃守在一起，为新的一年祈福，那就够了。

两人回院后，清风已经打好了包裹，万分不舍地看着这一间间屋子，心头十分难过。

“清风，我们走了。”苏瑾璃含笑道。

南霭尘的眼神一直缠着她：“璃璃，注意身体，补药每天都要喝。”

苏瑾璃点头：“我会照顾好自已的。”

南霭尘命人在她们的马车上放了一堆补品药材，看着她们的马车扬尘远去，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淡下来。回了后院，正看到那群下人剪着灯花不亦乐乎，他莫名觉得烦躁，上前斥道：“像样就行，哪年不是这么过？”

几个下人对视了一眼，前一天，南霭尘亲自吩咐她们，今年一定要喜庆，越喜庆越好，可现在，公子的态度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。

原来，公子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姑娘，姑娘走了，一切都没意思了。

苏瑾璃回了相府，迎接她的是紧闭的朱漆大门，清风上前敲开了门，驾着马车就奔回她们上次住的院落，极是偏僻，却也安静。

刚到院落不久，便有人喊苏瑾璃去偏厅用餐。

“咦，这次还管饭了？”清风讥讽地勾起唇。

苏瑾璃淡然一笑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她胸口的伤虽未痊愈，却也不惧人。

穿花拂柳到了偏厅，苏暮与江萍坐在首席，苏泽涛与苏琼瑶坐在下方，除了苏暮，其他人都是刚刚才得知苏瑾璃回来了。

苏瑾璃

苏泽涛笑着起身：“二姐，你总算回家了，咱们家好久没吃过团圆饭了。”说着搬了一张椅子放在他上首。

苏瑾璃毫不客气地过去坐下。

苏琼瑶拈着筷子，夹了块鱼杂肉丝，讥讽道：“这被人休了，以后不知还嫁不嫁得出去。”她现在与韩王定了亲，以后就是修月国的韩王妃，和人说话也是抬高了姿态的，何况是她所不喜的苏瑾璃。

“这个不劳姐姐关心。”苏瑾璃神色如常，专拣她喜欢的菜吃。

江萍阴阴一笑，对苏暮道：“老爷，我看璃儿的婚事，就交给我办吧，现在外面纷纷传着璃儿被休的事，这要再找个好点的婆家，只怕是有点难度了。”

苏暮刚欲说话，苏瑾璃悠悠道：“二娘，这也不劳您关心了，我的婚事，由荣贵妃说了算。”

江萍哎哟了一声：“这哪能让娘娘费心，你是我们苏家的女儿，操心的事也不能摊到你姨娘头上去啊！她在宫里本来就够累了，我们也不好意思给她添麻烦啊，老爷您说是不是？”

苏暮沉吟未答，刚才在承乾宫，他已经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
苏瑾璃邪魅一笑，眼神暧昧至极：“我记得，爹爹跟姨娘关系可要好了，只怕，二娘你还不知道。”

江萍拿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颤，果然拿眼去瞧苏暮。

苏暮瞪了她一眼，用探究的眼神望着苏瑾璃。

“吃个饭，大家都别争别吵了啊。”苏泽涛打圆场道，“咱家可是好久没有聚到一起吃个饭了……来，二姐，你要多吃点。”说着给苏瑾璃夹了一块新鲜的鱼肚子。

苏泽涛是既纳闷又好奇，还带着一丝欣喜，往常在饭桌上，娘为难二姐的事可没少见，可没有哪次二姐敢回嘴的，而今天，她浑身洋溢着自信、高傲与不屑。

他本以为二姐回来，定是要受欺辱的，这次，他倒放了一大半心。

一旁的江萍看得气闷难受，自己养的亲生儿子，也不知道受了苏瑾璃什么蛊惑，竟是打心里当她是姐姐，打从小时候起，她若是在涛儿面前说了苏瑾璃的坏话，涛儿都会跟她闹别扭，赌气，这可真是好了！自个儿的骨肉向着外人！

苏瑾璃吃着菜，冷冷拿眼扫了下江萍，这个二娘，话太多了！上次给皇后用的痒痒粉还剩半瓶，看来可以拿出来派上用场了。

吃完饭，苏瑾璃搭着清风的手往回走，从苏琼瑶院前过时，苏琼瑶正站在门口，叫住她：“苏瑾璃，你瞧瞧这是什么？”

苏瑾璃止了步，疑惑地向她指的地方望了望，苏琼瑶的院子里堆放着一些红木箱笼，上面都用红纸封着口。

这是……嫁妆吧！

“怎么，要嫁人了？”苏瑾璃笑问。

“是啊。”苏琼瑶满脸得意，“你知道我要嫁给谁了吗？我要嫁给韩王了！我马上就要成为韩王妃了！哈哈，别说你现在只是个被休的弃妇，就算你还在三皇子府，还做着你的三

王妃，你也比我低一等！”

苏瑾璃却淡然一笑：“先恭喜一下你，不过你嫁给谁，都改变不了你跟我之间的关系。”

看着苏瑾璃这么淡淡的反应，苏琼瑶气得咬牙切齿：“苏瑾璃，他日我为韩王妃，第一个就要给你下马威！”

苏瑾璃勾唇轻笑，她不知道的是，后来，苏琼瑶果然如此做了。

天色渐暮，黄昏的天空被彩霞染上一层绚丽，上元节之夜，街上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大红灯笼，每一条街，从街头望过去，都是一片火红的海洋。

苏瑾璃又被荣贵妃宣进了宫，此次，便是陪她共赴御前广场。

苏瑾璃到承乾宫时，第一个碰到的是修景风。

许久未见了，修景风的身材比先前更要消瘦了，下巴上还丛生着青须，眼眶深陷，似是十分憔悴。

“表妹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”修景风一脸抱歉地问。

“好多了。我派人送了优惠券给你，也没见你来火锅城啊？”苏瑾璃笑问。

修景风刚欲答话，身后传来一道娇脆的声音：“风哥哥，你在哪里啊？”

修景风连忙向苏瑾璃递了个对不住的眼神，跑到殿后，牵着一个女子的手出来了。

见她披头散发，脸上不知在哪儿沾着污泥，双手绞着橙红的衣衫，一双黑珍珠般的眼睛里满是天真，她盯着苏瑾璃：“风哥哥，她是谁啊？”

苏瑾璃浑身一震，上官灵，真的疯了……

“是……璃姐姐。”修景风微一犹豫说道，“灵儿，我给你盘头发去。”

“璃姐姐！”上官灵笑着拍手，小跑到苏瑾璃身边，好奇地打量她，“璃姐姐？”

苏瑾璃唇微牵起一抹弧度，冲她笑了笑，果真是什么都忘了吗？

修景风上前，眼里满是无奈：“这么多天，我都很少出宫，都陪着灵儿，下次一定去火锅城捧场。表妹，你现在住在南霏尘那里？”

苏瑾璃摇头：“回相府了，有时间去相府找我吧。”

“好。”修景风轻轻一笑，“其实，霏尘是个很不错的人选。”

苏瑾璃脸一红，未答。

“我先带灵儿去梳洗。”修景风牵着上官灵的手，带她进了宫殿。

“真可怜。”苏瑾璃也不知是说上官灵，还是修景风。

苏瑾璃出了门，沿着宫道走，直到前门处，韩王、修景弘、修景昌等人都在那里，苏瑾璃看到夏紫柔也在，一蹙眉，绕开了，慢慢地沿着太液池过去，却没看到荣贵妃。

“荣贵妃呢？”苏瑾璃问一个小太监。

“姐姐，你是在找荣贵妃吗？”一道轻柔的嗓音飘过来。

苏瑾璃侧头一看，一个肤色白净、杏眸朱唇的紫衣少女缓步向她而来，她依稀见过这张脸，脑海里一搜索，原来是……上官绮！

想到她，苏瑾璃便想到她赠给南霏尘那块帕子，心里极为不爽，面上却含着笑意：“你

看到了吗？”

上官绮走过来，微笑道：“荣贵妃与皇后一起面圣去了。姐姐，这里风景可好？”

苏瑾璃将目光投向波光粼粼的太液池湖面，寒风起，吹皱一池湖水，在阳光下泛着千万点银辉。

身后，突然传来一股杀气，苏瑾璃的眼皮猛然一跳，并没回头。

她勾唇一笑，上官绮，是想要推她入湖吗？

她与上官青云势如水火，上官家的女儿，怎会不恨自己？

苏瑾璃没想到的却是，上官绮先前在承乾宫，听到了她与修景风的对话。

她已经猜到了，这个女人便是南霭尘南神医的心上人！

新仇旧恨，上官绮恨不得苏瑾璃马上死。

上官绮见苏瑾璃看都没看自己，杏眸里，闪过一道嗜血的光芒。

上官绮已经下定决心，素手往外一推——

然而，在她发力的瞬间，苏瑾璃一个旋身，闪到了她的身后，上官绮推了个空，往外这么一推的劲道丝毫收不住，整个人跌进了太液池。

扑通！池里水花溅起，上官绮直没了进去。

苏瑾璃勾勾唇，无奈地一耸肩，她可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做。

几道铁影如箭般飞来，苏瑾璃的脚腕瞬间一凉。

她大吃一惊，低头看时，一道细细的铁链缠在了自己腿上，另一端，正握在水里的上官绮身上，她脸上满是狰狞的笑意，素手一挥，将苏瑾璃拉到了池边。

苏瑾璃心里直骂自己大意了，上官绮出身在武将世家，一定是有点身手的。苏瑾璃吸口气，想要稳住身形，再去解铁链子。

然而，她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太液池的池边一寸处，全部铺着光洁的小石子，苏瑾璃穿的又是绣花鞋，鞋底容易打滑。只听哧溜、扑通两声响，苏瑾璃也跌进了太液池。

冰冷的湖水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苏瑾璃连忙屏住了呼吸，很快从水里浮上水面。

上官绮却不会水，双手双脚在水里乱扑，混乱中，便见两道身影也跳入了湖里。

“救我，救我！”上官绮呛进了好几口水，可还是看清了跳进湖里的有一个是韩王。

然而，两道身影却同时向苏瑾璃游去。

“璃儿！”韩王宽大的紫袍漂浮在水面上，一头墨发也浸在了水里，他奋力向苏瑾璃游去。

修景弘在看到苏瑾璃落水的瞬间，也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。

岸上夏紫柔的脸色早已惨白，看着修景弘向苏瑾璃游去，双手将一方帕子绞得稀烂。

府里有一个聂小玉，府外还有个苏瑾璃！

“王妃姐姐！”夏紫柔装作着急地高喊一声，奔到了湖边，脚底一滑，也滑入了水中，“啊……王爷救我！”夏紫柔厉声尖叫。

此时，韩王已经游到了苏瑾璃身边，抱起她，二话不说，游上了岸。



修景弘微微一怔，又听到夏紫柔的叫声，只得转过身去救夏紫柔。

上官绮在目睹了这一幕后，差点要气得吐血了！

韩王，居然救了苏瑾璃！上官绮愤愤地喝了几口水，又沉了下去，最后被一个宫里的太监捞了上来。

韩王抱着苏瑾璃上了岸，脸色已是铁青，墨发散乱，浑身透着寒气。

旁边这些太监宫女，包括前来看热闹的大臣都惊呆了，这些人中，有谁见过韩王这等狼狽的模样？

韩王在他们心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，高大、威猛、挺拔、高傲、霸气、喜怒不形于色，别人的生死于他，也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么寒冷的天气，他竟然亲自跳下湖，就为去救一个女人？

“衣服！”韩王冷冽的眸光在众人脸上一扫。

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好几个大臣立刻脱下了自己的衣袍，一个小太监抢了一件过来，递给韩王。

韩王接过长袍，将浑身冷得瑟缩的苏瑾璃包裹住，大步离去。

苏瑾璃胸口上的伤口还未全好，此时进了水，竟是疼痛难忍。

韩王深沉漆黑的眸子看了眼怀里的女人，她的红唇已泛上一层紫色，明显是心脏不好，韩王眼里闪过一丝心疼。

刚才看到苏瑾璃落水，他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。

虽然之前警告过自己，要忘了她，彻底地忘了她，可是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做不到，也无法做到。

修景弘抱着浑身颤抖的夏紫柔上岸时，已经见不到韩王与苏瑾璃的身影了。

他的心狠狠一震。

皇叔，竟然会下水救璃儿？这是他绝对没想到的事情。

夏紫柔看着修景弘发呆的眼神，心里气苦，抓着他的衣领，弱弱地道：“王爷……”

修景弘低头：“我带你去母后宫里换身衣服。”

韩王抱着苏瑾璃到了修落雁的宫殿。

修落雁此时不在殿里，她领着一干女眷去厨房准备膳食了。

韩王抱着苏瑾璃，将她放在软榻上，阴沉着脸，对着想要进来伺候却一脸茫然的宫女道：“一个给苏小姐换身衣服，一个去叫太医，腿脚利索点！”

不一会儿，太医便过来了，为苏瑾璃把过脉，说是伤口因是浸了水发炎，只需要抹点药粉，便无大碍了。

韩王听到此，脸上才阴转多云，紧提着的心慢慢放下。

宫女帮瑾璃抹了药粉后，她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，感觉胸口处的疼痛弱了一点，便急着爬起来，要去找荣贵妃。

韩王坐在床头，深沉的眸子凝视着她，眸中满是关切：“你睡一觉，现在赴宴还早，天